

# 洩 瀉

著 虹 史

行印社版出濤波

史虹著

夜汐

波濤出版社

『人生目的何在？』這是一般負有理智的青年們應該所討論的問題。所以，我初次寫日記，就要把我這問題先來問我自己。認清了我應該做的目標，策劃我怎樣人生的步驟，不撓不折的做下去，那末人生纔有價值，生活纔有意義。

人的生存，是負有一種絕大的使命而生存的。做，是人類天賦的責任，世界上不容許不勞動的人類安閒地生活着。勞動的生活是神聖的生活，安閒的生活是墮落的生活，在勞動的生活上找到一種有趣味的工作，便是人生的目的生活。

孟軻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話是富有哲理的，是理論人生精神生活上分別的特徵。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精神上的差別，因為人類的進化建築在冒險性，慾求性，合羣性，好奇心，各種精神生活的表演才產生這樣的繁複的社會，所

以在現在進化的社會上，不勞動，決不會使你安全的生存，無目的，也決不會使你得到滿意的生活，要使你生活滿意，須要你找到一個有價值的目的地生活。

我決不承認是一個庸愚之輩，所以我也不以衣食住滿足爲我滿意的生活，我的生活也非爲着家庭妻室的滿足爲目標，我是有我的目標生活。

在我固定我目標生活之前，我已具備堅韌不拔的精神，我所以要寫日記，就是參閱我生活的過程，留給我將來較於系統的一個紀念。

我足有半個年頭過着流浪的生活，雖然，我的生活，在苟延殘喘中生存，但我並不因此減少我進展的精神。我絕不以爲過去的失敗是我精神上整個的失敗，神氣沮喪的墮落我的志氣。『失敗是成功之母，得失是處世常情。』我時常把這一類的詞句砥礪我的精神。隨時隨地不讓使我頹唐的份子參入我的靈魂中。

我深信我的人格和意志，在任何艱難中絕不屈服，在生活引誘之下的，我願棄了一根塗金的手杖顛躓地爬着崎嶇的山路，如果這道路值得我所認爲奔走的，我會負有決心的走上去，就是足踵具裂或是筋疲力盡，我仍然會努力，

即使中途因阻險而喪失我的性命，我也不會作最後一聲的呻吟。這是我所對我目標生活的忠職素向，抱有絕大犧牲的一個決心。

曾有許朋友對我們的目標生活有一個具體的討論。他們說：人們確定了，一個有價值的目標生活之後，在進展之中，如果有確斷的眼光評判對我們所負的目標，不能滿慾望時，須要懸崖勒馬，以免危險的鋒芒刺傷我們，甚至刺傷我們的生命。他們的理解以『懸崖勒馬』是一個識事務的俊傑者，話雖然是合於一個確實的理論，但我始終不意爲然的。我當然也有我的見解，也許他們認爲我是愚蠢，質而不化的頑石，可是我仍然固執下去。

我是重於主觀的人，任何現象不容易變動我的宗旨，我的生活觀念，也無所謂悲觀與樂觀，我祇認清一個『做』字當我生活的基础，本着做的精神創造我理想生活上的目的事業。在我認清了目的事業之前，便抱着決心，依照我所規畫的步驟，貫徹始終，遇危險則設法避免，遇順利則長驅直進，絕不中止，恐駭於懸崖之上，即使不能建功，也可不毀滅我的理想與意志，無論如何，在我的生活上，終算本着一件有趣味的事業，做過我有價值的一生，有了理想，才有事

實，事實雖然不易像人們的理想，可是理想終然永遠的存在着，有了人生理想的目標，成功總是多一個希望，有希望可望求到一個真正的目標，如果人們沒有理想，試問他的人生怎這地過着，他既然不知道應該怎樣地生存他的事業，到那一個時期才能實現呢？

現在我是個窮苦的流浪者，遍視我斗狹的一室，也揀不出可以值得幾文錢的東西。可是我不感傷，我仍然很興奮地計劃我理想的工作。

老張是負有熱忱義氣的一個青年，他今天這樣高興地來，我預料他有什么麼喜信告訴給我的。果然不出我的意料。

他是本縣的好青年，他曾為鼓吹勞工革命，竭遭資產階級的仇視和攻擊。雖然因風受挫他的勞工日報館被封，可是他的精神已博得一般有智者的讚助和勞工者的同情，他秉其扶助勞工們精神上的恆心，在每時每刻替他們心底里熱烈的呼籲，因此我很器重他。他每度降臨，我像蔡邕迎接王粲一般的高興，他可算是我的好友了。

他來時帶有一個年青的女郎。在他的介紹詞中。我知道她也時一個時代

的新女性，可是我恭迓上賓在這樣窄狹而骯髒的亭子間中。未免太寒酸一點吧！好在那個新時代的女性，不在嫌鄙我的窮況。我真是得到很大的安慰。

青年們往往見了色，就要動心，那話也不能說不對，當我見她時，我覺得我的態度，也不很自在。雖然我沒有那種徬徨無狀的表示，可是也夠我受用了，不過我在事業的心緒上着想，很留意我陷入於深不可拔的戀愛夢里。

在下午，我坐了黃包車到過國際文學研究館去，因為我的朋友周達人在里面當會計，我想請他介紹一個職務，維持我暫時的生計。結果我很滿意的，原來他要介紹我到新青年日報館里當編輯，他備了一封介紹信，叫我明天去接洽。我就依着他的話進行這件事吧！

我環顧我斗室中的東西，我不禁好笑起來了。當我看遍每一件的破東西，並且估量它的價值，是否可以明天換我的車資和膳食之後，我就打開我舖底下的箱子來，意思是想翻出些衣服去質典。可是我找到了一個失望，那裏有什麼東西再留存在箱子裏，所有的還不是在一個星期以前早存到那片新開的當舖裏嗎？哈哈，我又認不住笑出了聲。





我不是個弱者，然而也不能夠抵抗有勢力的橫蠻者，我沒有力量去救出那個勞工，心房中充滿着足夠的憤怒，忍有氣回到我的宿舍。

時間又擱了很久，我不能到新青年報社去接洽，晚後，張又和那女青年來望我，這次我在知道的名字，她叫秦琦，是U大學裏的高才生，雖然我和她的會面時間十分短促，可是她的影象已深印在我的腦裏。

今晨我到新青年日報館去，和那位江子藩先生的一度談判，已得到圓滿的答覆，我當趕緊準備去工作。

向周達人借了一個月的費用。我預備了些應用的東西到青年日報館裏去工作了，該報館的主筆就是江道藩，他是富於學識及能耐的人，他的辦報宗旨是要提高農工的地位，為大眾的弱者呼籲，心底里的哀聲，所以這地方很適合我躬身的所在。

編輯室內，有八個編輯。——連我也算進。——擔任的是夜話的編輯，我

首次裁的稿件，就是把我前日所遇見的那個被壓迫的弱者作為問題的材料。乘此喚醒我們一般醉生夢死的青年。經過半載流浪生活的我，在此刻便在我生活人告一個小小的段落。

×

×

×

×

這算是我精神上一個砥礪的刺激。當我見了一羣小工們無緣無故的橫遭一個擺着臭架子的財主的酷待，不由我不恨恨憤怒起來。原因是一個狐媚的財主女兒，擦過那個小工人的身邊，也許她要緊吊她老子身邊的那個小白臉的擲子，竟然沒有留心她高跟鞋下的一塊多角形的磚頭，猛然跌了一交。餓狗吃屎，硬硬的皮碰破了她粉嫩的鼻子，流出一些鮮紅的血液。財主們的血液多麼寶貴呀。尤其是嬌生慣養的女兒。當她將要爬起來的時候，那個小白臉搶着扶了起來。

『怎麼會跌拉！』那個老頭子憐惜似的問：

那女撒嬌似的哭泣斜倚在那個小白臉的懷裏。用手指指着這小工人。老頭在他女兒的指揮之下，他咆哮似的趕上去，揚起他黑漆的手杖，恨命

的對着那小工人亂打，不平則鳴，這是自然的定律。許多工人都擁上來和那粗暴的老頭子評理，也許這老頭子是一頭瘋狂的野獸，他不分皂白的揮動他的手棒一頓亂打，就是那個小白臉也爲虎作倀的，他拾起那場車上的一根鍊子，幫助着肆行他的橫蠻，但我很奇怪，爲什麼那些工人對這兩個人這樣的懼怕，在他們嚴酷的鞭撻下，祇有宛轉地哀鳴。我到了認無可認的時候，忿怒地挺上去，然而我也就迴避了。

『幹嗎橫蠻的傢伙！』我大聲對那兩人喝道：

『誰呀！你敢干涉我們的事嗎？該死的。』那個年輕小白臉住了手，這樣高聲喝問我。

『橫蠻的舉動，無論誰都能干涉的。』

『該死的，這裏有你呌，喝嗎？』老頭子也住了手，迎上來喝道：

那雜亂的空氣轉變了嚴肅，滿場都站着許多旁觀者，在屏息地候着，好像期待還有什麼好把戲演給他們觀看。

『滾開吧！這許多是我廠裏的工人，我要這樣幹，就這樣幹，』那老頭子傲

漫盛怒地說：

他們是工人，又不是依賴你吃穿的奴隸，他們用勞力來換你的工資，用勞力來造就你資本家的地位，你該感激他們也來不及，你却反在酷殘地虐待他們，如果有心肝的，不是一個橫蠻的傢伙，決不會對他們這樣的殘暴。」

「他媽的！那裏來的忘八羔子！」那老頭子揚起他的手臂來。我留神着，當他的手臂迅速地落下的時候，我已把他抓住了。

「怎樣？」我大聲地說：

這時候來了幾個崗警，橫蠻地把我拉開，當我走到很遠的地方，還看見那個撒野的老傢伙指東揮西的在叫罵着。接着在工廠裏出來幾個守門的警士，由那個後生指揮，把一羣工人押進廠裏去。

今天這樣無意的撞見這件事，却引起我扶助勞工的觀慨，對資本家也得到深切的認識。

x

x

x

x

我現在知道前天一幕中的人物了，那個撒野的老頭子，叫做何可道，他是

那片Y紗廠里的主人，狐媚般的女子，是他的女兒妮妮；那個小白臉，是他的外甥，在當地是個有名的纨绔公子，喚做趙世才。人家因見他閒花野草，又給他起了個渾名——花太歲——他們的工廠差不多完全是代替胡人出品的機關，那個老頭子所以致富，因為他善於和洋鬼子做媚眼，在一二八中日之戰的時候，他很替日本人出一把力，因此他的產業非但沒有損失，而且增加了不少。

關於這些事情，我既明白了澈底，我再也不能壓制我的忿怒，於是我在今天的報紙上恨恨的寫了一篇，關於資本家酷待工人的經過情形，據理判斷，儘情地發洩了一下。

秦小姐時常來望我，她前次告訴我，關於老張出國的一節，我也非常替老張抱着同情，他處於這種艱危的環境之下，不能不這樣的一走。有人說他是個有政黨關係的人，但我明白他並沒有那種事實，不過他的思想非常前進的，他所鄙視的便是那般土劣，和一般富於錢財而苛酷工人的資本家，如果有資產家級能夠把勞工地位提高，尊重勞工的人格，當然也值得他所擁護的。

他這次可說是資本家被迫而出走的，他不能抵擋那班資本家的力量，因為他們把共產黨的名義加在他的身上，藉口通知T縣政府要緝拿他，在他知道這個消息之後，並且明瞭他自己的地位沒有辯抗的餘地，所以他非走不可。

我和秦小姐談話的資料，無非把我們關於傳聞和事實的那些被壓迫的勞工們，交換我們的理想，以及怎樣救助的方法，有時我們就談說關於老張出走後怎樣的境遇與思想。

今天的太陽比了平日格外鮮研而美麗，我多麼高興地在滿貯着春氣的園中，和秦小姐那麼快樂地談天。

陽光直射在鏡平的池面上，靈活的魚，映着它鮮明的鱗片閃閃發着光，它們在戲耍水面上，一片青色的小葉子，於是池子面上便起了不少的水圈。

她若有所思的癡望着它們，她靜靜地微笑，玲瓏的身體斜倚在閃光的白銅做的橋欄竿上，那時候，我好像得到一個很好的機會，她似乎給我儘情地賞覽她的秀色。

她是夠美麗了，黑而有神的眼球閃爍地發着光，緋色的兩頰，浮在她豐圓

的面孔上，眉宇間隱藏着爽朗的英氣。她具有一個高卓的胸懷，坦白的心地，她的思想和意志又是超越於尋常的女性，她確是個不凡的新女性。當她回頭時，見我在癡呆地望着她，她似有感悟地表露着侷促的狀態，略略把頭一沉，好像遮蔽她的羞澀。

『我們得澈底尋找一個解救勞工們的方法』我說，不禁又望了她一眼；  
『秦小姐你以為怎樣？』

『最好設立一個關於勞工們的救濟院，保障勞工們一應的權利，但是：這件事，必須要和資本家爭鬥，如果能壓制他們的攻擊，這救濟院才有成立的希望。』她認真地說，強有光力的眼睛有神地看着我，好像期待我的回答。

『是的，做一件事，奮鬥是必要的條件，何況我們的對敵，又是殘酷的資本家呢！』我說，吁了一口氣。『秦小姐你說的，也是我理想中的事業，但是我們對此種事業，也須要有財產的熱心人士做我們經濟上的幫助。那末成就的效力，可以迅速。』

『我以為不必請有財產的熱心人士做後盾，我所希望的依賴我們精神

的宣傳力來建設我們的目標。」

「那末我們該如何着手呢？」我問：

「召集同志，分任各種工作……」

我緘默地點點頭。

「那末我們回去立刻計劃吧？」

我和她順着脚步在跑道上繞了一圈，晚風已從暮色中帶來了，逛園子的伴侶，多都露着失望的神情走出園門去，我送到她的門口時，已黃昏過後了，我藏着欣羨的神情愉快地走進一家小餐室去。

人家以為是飛來的橫禍，然而我却不以為然，同事們都在嗟怨，他們認為噉飯的地方被我一個人破壞無餘甚至對我謾罵諷刺式的語調在今天沒有停止過一回。

原因在今天的上午，得到一個意外的風波，就是那個何可道的老家伙，他見了我那篇『資本家虐待勞工的經過』文章以後，他就仗着他的財勢，靠了



什麼牌頭要封閉我們的日報館

在這裏我得佩服江子藩先生的高義，他毫不以為一件什麼大不了的事，他也不為着一個風聲打斷他的工作，他安慰我說：『出版家，言論須要光明，我辦報的宗旨，原是要揭破社會上的黑暗，替可憐的勞動者伸說他們被壓迫的痛苦。我們只要堅我們的真理去幹，什麼危險可以不論。』

他這一種的安慰，才提高了我的興趣，所以我仍然快樂地工作着。

×

×

×

×

我們的報館被封了，江先生和我被公安局拘留，現在我回想經過的一節，我又好氣又是好笑，但我很奇怪既在被拘時有這樣的凶悍，何謂釋放我們是這樣的迅速，而且那個老頭子和他的小狐媚也在場。容顏煥發地露着萬分得意的情况。

『撒野的種子，必竟不會長久猖獗的。』何可道當見我們被押進局時他得意地說：那小狐媚妮妮也眉開眼笑起來。

我們被拘以後，也不審問。聽說要把我們轉送法院，所以我和江先生在嗟

商，預備明天到法庭上怎樣的辯護。

還沒有到黃昏吧！就有兩個警士來釋放我們了，江先生和我都懷着滿腹的疑問，走到這冷靜的馬路上去，我們彼此談了一些沒意思的話，就道了晚安分別。

『這算得是一個風浪嗎？』哈哈當我跨進我的宿舍就喃喃地說：

不，這是我人生境遇中的興奮劑，我遭到這件小波折，却增加我不少的勇氣，我感到對於扶助弱者的心尤見迫切而認真，我就下了一個決心，決以扶助弱者為我人生中至要的目的。

×

×

×

×

我正在殷殷地期望他的信息，到今天終於被我盼到了，他的信里面是這樣說的；

『道明我兄：

如果你明瞭我的苦衷之後，你決不會埋怨我此次不聲不響的出走，現在我來告訴你吧！

我深恨我的力量，不能抵抗那班土劣和地主的迫壓，他們把我們報紙封閉，尙還沒有發洩他們的餘怒，差不多他們對我是處心積慮的搜索，尋候一個機會的到臨，給我一頓迎頭痛打，不知的我，竟然走到他們等待的路線上，爲了爲農工們恨恨訴苦的一篇文章，他們就吹毛求疵，回來攻擊我了，你知道的；關於我們貴縣的長官，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腰包是個無底的窟窿，在他的立場和爲着他的利益關係，事實上不能不和那班土劣與地主去連絡，自然在利益的條件之下，他就接受了他們的誣告，竟然說我是個喪心病狂之徒，把一個共產黨的名義加在我的身上，這點我到不怕，好才我不是那種主義的信徒，我不過同情於農工而思扶助農工的青年罷了，但是我在那種對敵的環境之下，不容我置辯的餘地，我犯不着吃他們的眼前虧，所以我偷偷地走了。

朋友！你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呀！我沒有走到外國去，我M縣的一個市鎮上，一個同志沈士傑家里，我們高興地在計劃着一件事呢？但是我對我將幹的那件事，在道德上是不應該的，現在我不能告訴你，你瞧吧！遲早在一個月內你能見到的。

聽說你們的報館也被封了，我非常憤恨，你們的對敵，也是產業的財主，可笑，爲什麼那般財主專和我們作對呢！

秦琦小姐，她怎樣了，她是個思想超越於平凡的女性。在現在的時代中，可惜缺乏了像她樣的女性。否則婦女界一定握有政治上重要的權力了，從你認識她到現在，你一定認識她怎樣的一個女性了。

朋友，我希望你本着扶助弱小的精神，迎頭幹去，重於大眾人的利益，以扶助弱小在社會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來吧！請你做我的同志。來啊！我在盼望你，我有重要的話，須要和你面談！祝你努力！

張志遠啓

×

×

×

×

春雨連絲把明媚的韶光送去了，空際時常縐着眉頭沉着臉兒，我本是無愁無慮的人，可是目擊光景也不免增添了不少的憂煩，因幾天春雨的阻隔，却終止了我的奔走，我守着苦悶的日子，感到生活非常的厭倦，我懶懶地覺得沒有一件興奮的事情可以鼓勵我離開牀鋪。

明兒開了進來的，是我現在最欽慕的秦琦小姐。她像一朵姣艷的含苞之

花當她的聲音飛去了她的紅嘴時候，我已驚喜似的坐了起來。

『睡到什麼時候啦！周先生。』

『早呀！我說『什麼時候了？』』

『十一點鐘吧！』

『該死！我從未有過這樣的貪睡。』

『心里不快活嗎？』她微笑地問。

『然而我也說不出爲了什麼緣由！』

『我知道的。』她遲疑了一回，這樣笑着說：『是不爲了何可道使用了手段封閉了你們的報社？』

『不但你怎麼知道呢？』我驚奇地問。

『不但知道你們報館被封，你和江道藩還被公安局拘留過幾小時呢，所以，我來望望你怎樣了。』

『這太奇怪了，但你知道我怎麼會出來呢！』

她微笑着，欲言不語似的躊躇了好許辰光。

『這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得問你對於此次的打擊，你作何什麼感想，而且你因此灰心嗎？』

『那末請你先讓我解決了釋放的疑問，然後我再傾告我的感想。』我笑着說：

『一定嗎？』她伶俐地把頭有力的一點，似笑非笑的問。

我連連把頭點着，一面起來。

『這是也不值得使你澈底知道，總之有人替你們設法保出來的。』

『唔——唔！但那一個人呢？』我懷疑地問。

『這人當然是你的朋友，他替你們走了公安局長的路綫，證明你們沒有黨派的理由，所以你們無處問的釋放了，至於是你那一個朋友，我現在還沒有知道。可是你以後一定會明白的。』

我仔細把我所有的朋友儘情地想了一回。但還沒想出那個幫我忙的朋  
友，究爲是怎樣的一個人。』

『不要去想了，現在我預備聽你所說的感想了。』她固執地問：

『對於這次，我不以為是一種極大的激刺，所以我也沒有一些兒灰心。我也沒有什麼感想，不過在此期中，我已知道所謂資本家的勢力對象，如果我因一次打擊，立刻就要灰心的話，將來我怎能奮鬥我目標中的生活呢？我所以這樣的悶悶，爲了這連綿的雨天，』我說着，眼光注視她的臉，在等待她的回答。

『這樣才使我值得欽佩的人……』她忽然停住了說話，臉兒漸漸地紅暈起來，那種姣羞的情態影響我，促我來了。

接着我們又談了一回關於老張的事，據她說，她也曾接到他同日的一封信，同樣情形的信，我想起張的奔波跋跣，便觸起了我同病相憐的感慨，我就備要去望他。

秦小姐和我談到黃昏時分，她才告辭回去。

這一天的苦悶，幸虧她來給挨過了。我愉快地送到她門口，望着她的儂影，留戀不休。

今天我到了江道藩寓所中去了。一次，回頭又到國際文學研究館，目的當

然爲解決我目前的生活問題，但是沒有相當的機會了，所以我少興地歸來，整日在靜思我怎樣去找到一個職務。

秦小姐連日不來，我不免悶悶，我曾到過她的家里去訪問。可是也沒有看見她，我很想到M縣去找尋老張，可是我的路費不夠，單靠寫作僅僅能維持我的生活，至於要想圖謀發展的話，事實却成了問題。

江先生曾說又要籌備辦報的事情，然而他因了經濟上的問題，進行不免困難，但是我不能有依懶心，專靠人家來謀活我的生活，不，我要努力呀！找到了職務，再奮鬥我理想中的事業。

這個消息實在使我驚駭不致，我真欽佩他的毅力和才能，他怎麼會幹出這種事來呢？怪道他信里對我說在一月以後，我會知道他的，現在果然他幹出來了。

他的對敵，便是F縣的土劣鄒方和大地主鄭桂官，現在終算被他打倒了。



雖然不在明里，然而顯明了去幹，他們決不會有這樣的失敗。

可笑那班土劣，有了這樣的富庶，還要私販鴉片，簡直是自投法網。老張認爲他的黯幹有損他的品行，然而他在事實上也是應當幹的一件事。在這裡我得欽佩他的能力了，他竟然沒有使被害者知道這一回事。如果我沒有他來信告訴我，我怎會明白呢？好了，他對公私兩仇總算報覆了。

秦小姐的影又閃進我的房間，我快活地歡迎她，據她告訴我，她連日不來，因爲有很大的公幹羈身，並且她知道老張對付土劣的一件事，很詳細他說他暗里調查土劣們販鴉片的實際情形，探悉了他們的整個祕密，設法取得販鴉片者的證據，然後他密報禁煙局里的局長吳覺非，那位局長也是一個有才幹的青年，當他飭令當地公安局，由公安局的警士把他們拘到，然後再轉到法院入獄，他們雖然有錢，可以把錢來賣鬻，可是這次失掉了他們經濟的力量，因爲那法院院長是個不貪賄的好官，所以把他們判了十年的徒刑。

我明瞭這事的底細以後，我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這樣在社會上少了兩個惡鬼，在我們又少了兩個敵人了。

我的稿子不能在各報上佔有一幅地位了，我的生活就每天困頓起來，我想；各報上不接受我的稿子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爲了各報館沒有認識的人，第二是爲了我的稿件過于對地主們急進，在他們認爲我是有黨派的人，所以不把我的稿件登載了，然而啊！他們都錯認了，我不過同情於勞工的人，所恨的，便是那班有臭錢的橫暴的財主，他們非但不體惜勞工，而且還加以威迫，使那般勞工者痛苦流離，不能享受他們精神上半點的安慰。

秦小姐勸我去當教員，維持我目前的生活，但是我不願意，即使我願意的話，可是在人浮於事的當兒，一時也很不容易找到，因而我覺得非常煩燥，整日在思量我怎樣謀活的計劃。但是我這煩躁的毛病，只要秦小姐一到，我的煩躁，就會在無形中消失。

秦小姐很早就來了，我趕忙起身，她很誠意的邀我到園子里去逛一會，我當然不能少了她的興緻。

我和她利用兩條腿子走過了一條很長的馬路，將到S公園的門口。發現

無數的小工，拉着好幾輛場車橫過前面的馬路去，額角上的汗，一顆顆都像青莖一般的大，他們的臉蓋上一層厚厚的黑煤，深黑而粗糙的雙手，拉住根根黑索，壓在他們的肩胛上面，把鐵色的皮膚也搓裂了。在他們每度用力拉着的時候，牙齒咬得緊緊地連面部上的皮膚也打了縐。

一個工人倒地了。在他們驚駭之餘，都呆瞪瞪的望着，我們趕到前面去看時，那工人已經氣絕。

『一個勞工犧牲了，』我感慨着，心房似乎受了極度的壓迫。又憐憫地看了那死者幾眼之後，我再相和秦小姐走進公園里去。

我和她並坐在草地上，眼望着碧色的情天，各有所思的緘默着把剛才逛園子的興趣在此刻一瞥中完全消失了。

我們祇是靜着，時間在偷偷地爬去，我們偶然回過頭來，無意識的微微一笑。

『這是一件刺戟嗎？秦小姐！』我說：  
她點着頭。

「但是，我們該怎設法幫助他們呢？怎樣籌劃我們成立之一個勞工的救濟院。」她躊躇說：

「然而苦了我們不是財主，而且現在社會，一切的事，都建築在物質上的。」我感慨地說：

「當然啦！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她坦然地說：

「募捐嗎？這也逃不了財主門的手。」

「樂于施善的財主，必竟也不少，成功的基礎，在我們的力量。」於是我興奮了。把我個人的生活竟置於度外，我們就開始討論。

決定了步驟的工作，依照我們計劃的方式，努力地進行，我們高興地談到天色黑暗了，才離開了公園。

我給了老張一封信，要請求他和我們合作，今日是開始奔走的一天。我到

過周達人、江道藩等以及我認識的許多朋友那兒去，他們每個人都同意的。可是對於經濟的籌備成了一個大問題，他們碍於他們的生活工作，絕對不能幫

助募款的事情，並且我的朋友們都警告我，勸我處處留心財主們的攻擊，然而我總是決心地做下去。

晚後秦小姐來了，她報告她今天的工作，她已得到許多同學的贊同，決定幫我們的忙，爲我們盡力奔走，可是對於經濟問題，也無法相助。

於是我們繼續討論下去，發法宣傳，以求社會的贊同。

當秦小姐去了以後，我在寂靜的環境里却想到我現在生活的危險了。我驚駭地搜尋我的衣袋和其他的儲錢東西里面，却找不出明天一天的量食。我望着我斗室中的週圍，除了我一架破鐵床以及被褥之外，空空地沒有什麼東西了。在這里我又想到今天晚上還沒有進過飲食，二房東已催了四五次要我搬場。神思更似恐怖，我呆視着窗外的星月，儘情地在打算一個生活的方法。

x

x

x

x

職業沒有卑賤的，人格墮落，才是卑賤的事。我的稿子既不能夠投進各個報社中，但我始終不改我撰稿的宗旨寫作的文件，便是代表我的意志，是的，我的意志不屈辱任何生活暴力的壓迫之下，我願意做個拉黃包車的車夫，不願

爲甘言媚的馬屁鬼。

『如果她知道我做了黃包車夫，她以何種眼光來觀察我呢？』我想。  
『但是她決不以爲我是墮落的人。』

因我沒有再能質典的東西，所以我沒有錢供給我的中餐。我想和朋友們去商量借貸，但是他們知道我是個失業者，錢的問題沒有通融的餘地了。

『怎樣呀！』我喃喃地說：

做車夫吧！這不是一件羞恥的事，她知道了，也沒有什麼關係的，我不能猜疑她的羞恥我，而終止我的主觀。否則不但我誤了我的一生，而且誤了我所負有挽回勞工者的責任。

然而呀！我還在猶疑着。整天守在斗室中，挨着飢餓的煎熬。

×

×

×

×

她什麼意思呢，在上午便差了一個女僕送信到我那兒來，並且在信里附有一張拾元的鈔票。她說爲了她籌劃救濟勞工的工作。她到香港和她的叔父去磋商款子了。須在兩三個月里才能回來，她還希望我努力工作。

她本着目標生活的責任，而爲着大衆去奔走，我更欽佩她的毅力和能耐了，可是我對她的去，很感到留戀不捨，她的離開此地，猶如喪失了我的靈魂，因我在無知無覺中我的靈魂已佔有了她。我不願她有遼長的日子不見我。

我拿着鈔票出了一會神，又翻閱讀她信里的詞意，我深深地感到慚愧。『可敬的小姐呀！我的心坎中在不住地呼喊：『我枉爲一個男兒，沒有堅具像你一樣的勇气。』』

我覺悟地站起來，鼓勵我剛才頹唐過的精神。工作着我們所儲蓄的計劃書。

錢化完了，奔走了幾天也沒有得到半點的效果。我在生活交迫之下，不能不去找一個職業是的；我該去找職業呀！

在各種職業報告了沉默以後，我祇有去做勞工了，當我抱了一個決心，穿上了一件藍衫，走到東行里租借了一輛黃包車，請了我所住地方的相壁鄰居王

老板做保，租定早晨五點鐘起，到下午三點鐘告班，租價每天二塊半，於是我拖了車子出來了。

我又穿了一件有號碼的衣服，雜在黃包車夫的一隊里，那班車夫見我外行，便竊竊地在私議着，然而我却仔細地學着他們的門檻，兜攔我的生意。

有一個摩登的姑娘，喚我車子了，我剛想迎上去，却被一個同志搶接着，我忍着氣退下來，接着有過六七次的同樣情形，均被同志們搶去，我無可如何的挨了半天，才接着一位攤着臭架子的紳士，給他走了不少的路，他僅付了一毛錢的車資，我老着臉向他說：『先生！太少吧！拉了這許多路呢！』

『不多了，豬糞！』他喝罵着。

我怒極了。尤其他擺着臭架子來罵我。

『你這野東西，你太把我們作勞工的看低了。你知道嗎？我不是一般普通的黃包車夫。』

『黃包車夫，分什麼等級嗎？豬糞：你罵我嗎？』他揮手像要打我的樣子，我正想抵抗，一個警士走來了，他並不體諒我的苦衷，也不問情由，我被他一擊了一



下腿骨，但我豈肯被武力屈服呢。我認着痛向那警士伸辯，然而在他習慣的卑武之下，我沒有深辯的餘地，又吃了他一下木棍，我怒極了，怒火揮動我的臂膀，向那警士猛力一拳，他倒地了。可是這樣我就闖了禍水，就被許多穿虎皮的渾漲警士，那縛住了，像一個大盜，又像一個判死刑的囚徒，他們牽到我捕房去的時候，我遍身受着他們的鞭撻，既進捕房我已輾袒地不能動抬了，他們把乳鎖在單暗的房間中，我痛苦地守着漫漫地長夜。

×

×

×

×

如果我知道昨天會受這樣的痛苦，也許我不會做車夫，如果我知道有那種橫變的警士，我更不會想去做車夫，一個車夫的力量怎能抵抗強暴的警士呢。

也算我不幸中的幸遇，見了一個探長以後，他把我釋放了，原因他看出我不是道地的車夫，很體憐我這次的遭遇。

我負着傷痛，蹣跚着離開了捕房，在徬徨無狀的當兒，我碰到一個意想不到的救星。

他。

「道明！你怎樣啦！」他驚駭地喊道：「我看見老張迎上來，我不免害羞，然而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不想避見

他。他大概觀察了我那種情形，他已明白了。那時無意的看看自己，使我十二分的驚駭和憐憫，我所穿的衣服，全是裂紋和窟窿，青腫的皮膚露到外面來，他拖着我的臂，坐了黃包車直到旅社才停下來，茶房們露着詫訝的眼光掃視着我的全身，我感到萎縮而羞慚，我們到房間里坐定了，老張趕忙取出衣服來叫我換去。然而再追問我的經過，於是我儘情告訴了他一篇，並且我說：『我本想工作之餘，盡力奔走我的工作，誰知道第一天就受了這不幸的遭際。』

他富有同情地歎了一口氣，他說：『你的精神使我欽佩極了。可是我們不必再追究我們的過去，從這次的經驗，我們又可以認下層階級人的痛苦。我們再起來奮鬥吧！』

接着他又告訴我關於我前次和江道藩被拘而釋放的一節，他說：我們所以釋放，全是秦小姐的力量，他自己處置這些土劣，也是仗秦小姐的偵探力量，

於是我恍然大悟；在老張對付上劣的事前，有好久沒有見她的面，原因她却在暗地里工作，從我知道老張告訴了她的爲人之後，我信仰與敬佩她的力量更加牢固了。

我得了他的幫助，他去找回那輛車子，到車行里付了租金，心里才安定了不少，事實我不願累及我的保證者。

回到七旅社後，我們又把組織勞工救濟院的事，計劃了一番，決定分任工作，努力進行。

×

×

×

×

在這樣不景氣的社會，對於經濟的籌劃，頗不容易的事，老張爲着自己的職務，他到青島去了，秦小姐她進行又是怎樣呢？她消息遙沉，我心里暗暗納悶。我不是一個聞人，依我單獨的力量進行，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我又得爲着我生活上打算，對我理想的事業，更生了一層阻礙，對啦！我應該確定了我的職務，然後再圖謀我的事業。

然而我向誰去訴苦呢？我是一個流浪者，那里可以謀生存，那里便是我安

身之所，朋友，除了老張和秦小姐之外，別的也和我疎遠了。就是周遠人和江道藩對我也漸見疎遠，即使和還是十分睦熟，但我也不能完全依賴他們生活的。雖然天下之大，那里不能謀一噉飯的職務。可是事實上又不能的。然而生活終得要生活，一個人走到絕境，不想設法避免。而謀求安全是一個庸愚者。羅賓孫飄流荒島，他還得設法謀活，何況我居於繁浩奢侈的上海呢，謀生，不是怕死。生活是顯見一個人的本能。如果你放棄了本能，放棄了自己勞動的責任，那末唯有走死的路，然而那種的死，太愚拙了，人為愚拙而死，死了還得貽笑大方。

那麼再去拉黃包車吧！我以苟延殘喘的生存，謀我將來的成功，這樣是無愧於我的人生，無愧於我的責任。

我半天拉着車子謀生，半天便進行我的工作。不過我是守着祕密的，不願給我的朋友知道的，除了我對於老張之外，並不是我虛偽，因為在眼界高貴的社會上，人們以為做下層的工作是卑賤的，簡直他們願意犧牲一個直系親屬的，做下層工作的人，以保持他的體面，如果我被朋友們知道我在做黃包車夫，

他們怎會幫助我所奔走的工作，他們也決不會相信我是富有熱忱的一個青年了，所以我對自己的職業，不願宣告的。

坐車子的人，簡直不知道拉車子的痛苦，他們總嫌車價太貴，扣我車資，那種人尤其是有錢的人最多。

黃包車夫所吃的東西，大餅是最好的美饈了，我起初還不惜吃，現在我倒吃慣了，我很想把我辛勞的金錢節省下來，供給我的奔走和宣傳的用途。

這種職業，我感到太沒出息了，我天天這樣地拉着，手也起了繭，腿膝和皮膚也粗糙了。關於這一點，我倒並不以為苦楚，不過太無安慰我的精神了。

然而有什麼辦法呢？我時常在留意我喜歡的職業，每在我會晤朋友的當兒，我總把職務的事情和他們磋商的，我恐怕我的能力學識，不夠用於現在猛進的社會，於時我很寶貴我的時間，在我每刻的休息時間內，我必得儘情地研究我所喜歡閱讀的書籍，我不是等待時機，我差不多時常去找尋時機的，我每見報紙上有應徵的職務，我無論怎樣總是抽出時間去應徵的，可是我要責備

我的命運了，這不是我迷信，因我時常應徵不到職務，而且又不知道我爲的什麼原因，所以我只把『命運如此』的一句老話來安慰我了，否則我活該要氣死。

每天我必須要買一張報紙看，借此還可做我謀找職業的指引，所以我見報販走過來的時候，我掏出錢來買了，我展開封面，就觸目驚心的發現一張招聘工廠主任的廣告，我歡喜極了，因我很願接近勞工的人，並且工廠主任，又是在我能力上足可應付的職業，因我在B大學里讀的，本是土木工程科，所以我格外的愉快，認爲此項職務是一個最好沒有機會，好像我此去應徵，不難成功事實。

我把車輛早去告了班，回到我的宿舍，這宿舍，不是我從前所居的宿舍了。是一所低矮的平屋，和賣油條的老四共出四元錢租下來的，每人負擔兩元錢一月的房金，那老四總算是我們窮民隊里的知音，他很器重我，好幾個月來，他是叫我先生的，我每天的早點感謝他很誠意的供給，我慚愧得很，可稱受惠。

無報。

當我換了一身較為體面的衣服，告訴了那位老四，他說道：

『先生恭喜你成功！』

我笑着走出門去了。

應徵的人很不少，工廠門外擁擠着一大羣的失業者，當我挨到經理室時，已等待了足有一個鐘點的時光，那經理是禿子，穿着簇新的衣服，架着一付玳瑁邊的眼鏡，目光炯炯地神氣十足的在那里面試應徵者的問題。

我躊躇了一回走上去，填就了應徵的表格。

『你叫周道明嗎？』他說。一面在參閱我填就的應徵表格。

『是！』

接着他就問我許多問題，關於工廠內的計劃與工作的志趣，以及對工業上的許多常識問題，我明晰地答覆了他。

『很好！你才夠得上工廠主任的資格。』他說，滿意似的把手一揮，對着經理室外尚未面試的許多應徵者說道：

『我們已聘定了，請大家散開吧。』

他一揮手指着我旁邊的桌子坐下，我愉快地坐了。

於是他指導我在工廠內應盡的責任，以及工廠中種種的工作，並說：『現在我們廠中極須一個人去主持，你可明天即來辦公。』

我唯命是聽，才想離經理室的時候，那室外走進二個人來。這使我把剛才愉快的成分，在此刻中完全消失了。

首先走進經理室的，便是那個穿着光亮衣服的善於狐媚的妮妮，後面的便是那個小白臉趙世才，他們詫異的望了我一眼，然後由經理邀他們走進一間房中去。

『別走，我還有話對你說。』那經理向我說了這句話，點點頭往裏面走了進去。

我滿腹猶疑，勉強地守候他，過了長久的沈寂之後，那兩個破東西出來了，經理在後面謙遜地送行，那個女人連連向我觀望。從她狐媚式的精神中露着輕薄的譏笑。



經理進來了，把剛才一件滿面的笑容翻了過來，他鐵板了臉，驕矜似的坐在他辦公的椅上。

「這里工廠主任已經定了，你請便吧。」他冷冷地說。

我沉思了一回，我了解這黑幕了。然而我非常憤怒。

「你在和人家開頑笑嗎？你是有人格的經理，說話要認清你的宗旨，但我不定須要這個職業的，你得明白。」

「誰和你開頑笑，你既不須要這個職業，那也不必耽你的辰光了。何況此地的職務已經定了呢！」

「我當然要走的。可是你要趁早確定你須要的工廠主任，我們不是你輕易玩弄的人。」

「去吧！去吧！別嚙囉了。」他嫌煩地說：

我恨恨的離了工廠的門口，回到平屋里去，對此寂靜的長夜，我感到淒涼而失望。

x

x

x

x

在我這樣失望而頹唐中渴望她給我一些鼓勵，果然她有信給我了，我好  
像久旱的山穰正盼着甘霖的灌溉，當我急急地展開那厚厚一幅的信紙

『道明——我的同志：

時間走得多麼快呀！從接到你第二封信之後，又將半個月了，朋友！在這里  
我要報告你一個喜信了。

我叔父，實在是個慈善者，他對我們所請求的事，現在已允許幫助了，可是  
他因為營業的虧損，不能如我所願的撥出一筆巨大的款子來，他答允捐三千  
元，並且他願意負責在當地各紳士處設法籌款，這一件事在我們成功的事實  
上一個很大的幫助。

朋友！你辛苦極了，然而我相信，你一定有相當的效果酬報你近來的奔走。  
我也明白，凡是做一件事，必須要經過一番波折，如果我們能夠不撓不屈  
的幹下去，不怕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朋友！你大概也遇到許多困難，況且你又  
是個失業者，所遇的困難，也許比我多吧！但是我要勸你，不要灰心，不要失望。  
我回來的日子近了，恕我不再多說。祝你努力！

你的友人秦琦

雖然這樣平淡的一封信，可是已足夠鼓勵我的精神了。我覺得很慚愧，什麼都不如她。然而呀！她還不知道我在做個車夫，我怎能告訴她呢！

近來我的生活，在一般普通人的眼光中，可算夠苦了。但我却不以為然，車子仍舊每天使筋的拉着，職務仍然拚命地尋找，對於我理想的事業，仍然努力地劃策，我沒有一點灰心。雖然每天找到許多失望，可是我已具備着長時期的精神與艱難的生活去抵抗。

我守了整整的一天，沒有主雇來坐我的車子，原因我並不去兜搭生意，呆地老是在想不知道什麼一件事。

『喂！你生意想做嗎？』一個黃包車夫問我。

『唔……』我喃喃地說。

他也許認道我生病了，然而我確是在生病，怕是發神經病吧！

黃昏的風微微地吹來，我覺得有些寒冷，灰白的天空，閃爍着亮晶晶的星。我領悟似的看看我的周圍，寂靜而蕭煞，灰褐而漫漫的馬路，橫在我的面前，時間似乎落到一個深沉的靜夜裏了。我疲倦地伸了一個腰，打了一個呵欠，手握着車杠站起身來，開始移動我整天沒有走動腳，漫漫地向那黑暗中走去。

『我到什麼地方去呀！』我想：

然而我的神經沒有命令我的腳不走，我像沒有知覺的人，也沒感到白晝呢！還是黃昏？我儘向那遙遙黑暗的馬路上走去。

『我！』

我微微聽到一種淒鬱而尖慘的聲音，刺進我的耳膜，我驚駭得汗毛都豎了起來。

『嗨……嗨……』

連接不斷地起了這同樣的聲息，在我每走前一步，聲音越是聽得清楚了，我鼓勵着我的勇氣，裝大了膽量，留意這聲息的來處，慢慢地找過去。

這聲音從前面一帶短牆腳下發出來的，嬌細宛如女子，我更驚詫起來了。

這時，我已望見一個黑影橫倒在離我十步路遠的牆脚下，微微地在那裏顫動，當我丟了車子，走到那黑影的前面。

『怎麼啦！』我發現真是個女子，從四五開間遠近的路燈光斜照過來，可以約略辨出她的衣服來，她穿着單薄的綢衣，肉色的長統絲襪，在她的腿股上流着一條鮮紅的血跡。

我仔細認她面部的輪廓，更使我驚疑不置。

『她是妮妮嗎？』我想，但是我還在猶疑地注視着。

當我認清楚她真是妮妮之後，我的氣壓由容狹而短促。心房在不住的跳躍，我又是恐懼，又是忿怒，躊躇了好一會，終於憐憫她起來了。我不忍乘她在危急的時候報復我向來的仇恨，我不忍不顧那弱女子可憐地躺在這荒涼的馬路上。

我憐憫地蹲着我的身體，當我輕輕地挽起半截身體時，她吃驚地望着我，但並不拒絕我的扶助她，也許她沒有力量抬動她的身體了。

『我來救你的，誰來害你的，告訴我呀！』我問。

「唔！」她才伸起她的臂膀。挽住我的頸子。

「你是誰啦！」她問。

「我是拉黃包車的。現在你說，你的家在什麼地方，我把車子送你回去。」

「謝謝你，好人！請你扶我上車。我的腿上受了傷。」

我扶她坐到黃包車上。

她告訴了她住的所在，並且告訴了她的名字。我知道她確是我的仇人妮妮了。然而我並不恨她，誠意送她回家去。

在途中，我便探她被害的經過情形。

「你怎麼會一個出來呢？」

「不，我有一個表兄趙世才伴着我出來的，我們剛才想到跳舞場去呢！」

「怎麼你的表兄不和你在一起呢？」

「在晚飯以後，她駕着一輛汽車來的，我就和他同坐在一輛汽車裏。駛到這寂靜的地方，突然有幾個強盜擊着手鎗，先把車胎擊破，然後，把我們車子攔住，又把我們拖出車子來，搶我們身邊的錢鈔和我的飾物，因我拒絕並且高聲

叫喊，所以他們把我腿上戳了一刀，當時我痛得倒地了。及我醒來的時候，那夥強盜和我的表兄不見了，就是那輛汽車不知到了什麼地方去。」

「唔……唔……」我喃喃地回答。

她斜躺在車子裏，她微微地呻吟着，用手撫摸她腿上的傷口，我很替她憐憫，並且深恨到那班暴徒的殘酷。

「現在，我的表兄大概被他們綁去了。你是好人，我回家以後我一定重報的謝你。」她說神情似乎很感激的樣子。

「這到我不希望的，我雖然是個車夫。」

「像你這樣的人，拉車子是很可惜的。」她大概看出我像不是拉車子的人，所以她這樣地說。

「到了到了！在這裏停下來吧！」

多麼氣慨的洋房，不怪那些財主處處顯示着闊綽的氣慨，但是他們有福不肯享，偏到外面闖出這樣的亂子。這可算那班財主們的一個不幸的預兆。我抬起一手，想敲那鐵門。

「不，你扶着我下來，我來按門鈴。」

我扶她到鐵門下，她按着門鈴。

沒有一刻工夫，鐵門開了。開門的是兩個武裝的警士，他們警詫的看看我。『把你們的小姐扶進去吧。她被人家刺壞了她的腿子，我送他來的，現在我要走了。』

『別走，別走。』當兩個門警攙她的時候，她急急地說：『我要謝你，我要給你車資呀！』

我並不回答。拉着我的車子走了。

我不願去討那些富人的好，要他們的酬報，救人之急，是我應該做的事情，雖然我一整天沒有做到什麼生意。

我回到平屋裏，夜已不知深到什麼時候了。這時我才想到一天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同時感到全身火燙，神經也有些麻木了。我勉強地寫到這裏，便疲倦地滾到草舖上去。

x

x

x

x



我病了，大概昨天的境遇是我的病因，我混身發熱。口乾舌燥，但是沒有人來給我喝一口涼水。

『這是我漂泊的結果嗎？』我想：

我也是從母胎裏生出來的人類。可是我已沒有母親了，家庭雖然至今還好好地存在，是我失掉了家庭，失掉了家庭給與我的慈愛，永願過着漂泊的生涯了。

嗨！在我現在的病中，不禁感慨我的身世了，我是不能得到同情於家庭的人，雖然有個父親，但是事實上不能算我的父親了。也沒有什麼愛移給於我，他的愛完全獻給他續娶的妻子了，我是不能容納在他家庭中的份子。所以他對我這樣慨然一走，並不會發生憐惜的否則，也許他會來尋找我。

『去想它幹嗎！』我喃喃地說：

一個人須有經過一個獨立生活的時期。我不能到了貧苦的時候，想再去依懶我的家庭，同時也不能因困苦而轉換我自己的趣志。是的，我是個硬派的青年。無論怎樣要保持我獨立謀生的人格。

我老是胡亂地反覆着想，那間又想起遠隔海外的秦小姐了。

『對啦！她如果在我面前的時候，她要怎樣的安慰我了。知道我在做一個車夫，她又會怎樣的憐惜我了，我受着她溫存的體惜，我心裏不知怎樣的安慰了。秦小姐，你能來嗎？來望望你在患難中的朋友。』

當門兒響亮的時候，我快樂極了，『這也許是她來看我了，』但我的眼光接觸那個搖動的人體時，我失望了。

『老四嗎？』

『是的先生！我知道你病，所以乘早回來照顧你。』

我感激地凝視着他的油臉，他誠摯地倒水弄茶。

『喝一杯開水吧！透了汗，也許就會好，我們窮人生病，祇有聽憑天命。』

我接着茶慢慢地喝着。

『街上有新聞嗎？』我淡漠地問。

『有——有。』他連連點着頭說。『我倒忘了告訴你！』

『什麼事呢？』我躊躇地問。

『有一個開紗廠的何家，那何老爺的外甥被強盜殺死在（）M馬路上，他的妮妮小姐，腿上也受了刀傷，什麼被一個黃包車夫救回來的。這件事在上海的人都知道，報紙上的標題還登載得很大呢？』

『唔——唔！』

『據說這一夥人，不是強盜，』他興奮地說：

『那麼這夥人爲什麼把他弄死呢？』

『聽他們講是這樣的那個死者，他生前造孽待很多，弄過不知多少的女性，現在他和何家的女兒要好了，大概又佔了什麼人的邊和人家結了仇恨，因爲這何家的女兒，也是個不成材的貨色。』

他滔滔不絕的說了一番話，便走到屋外去了。

我緘默着對於老四剛才講的話，也並不用我的智力去評判他們的是非，我却漸漸地入夢了。

連日被病魔的糾纏，妨害了我不少的事務，生活更因而發生困難。如

果沒有老四來接濟我，也許我因病而致死亡。

病剛才好的身體，不能過於去勞作的，何況我疲憊得幾乎不能動抬呢。所以我靜靜地坐着，默對那灰褐的雲天，開始我從未有過這樣的默想。

×

×

×

×

我慶幸我的身體恢復了，我仍然做我勞苦的職業，我每天像一頭野馬似的在馬路上奔跑，雖然在這樣嚴寒的天氣裏，那麼剛硬地像刀一般的風，儘刮着我的面孔，然而我額上的汗仍然不停地淌下來，即使流下來的汗珠結成了冰點，在我高熱溫度的皮膚孔中冒出來的蒸氣也可以融化了，所以我勞動了，並不覺得冷，因我的心始終訓練得滾燙。我一點也不怕寒冷。

這幾天來，我們住所的附近，又增加了許多災民，那般災民，多半是受了當地赤匪的燒殺和劫掠，使他們流離顛沛地到這兒來，從此每夜有尖銳而富有刺戟性的聲浪，散佈我們平屋的周圍，於是我被他們騷擾得不耐煩了，在深沉的夜裏，我每次聽到類乎鬼哭神號的聲音，我極度的感到恐怖，往往整夜不能使我入睡鄉。

這樣的生活不能不使我感到厭倦吧！如果我知道明天有極大的希望，我倒願意在今天的狗食盆裏抓過我的殘生。因為我天天希望的明天，太使我失望了。這明天不能保障我的希望，我無法再能壓制我的灰心。

如果我的生活，儘是這樣的生活下去，我會報復。我會毀滅我的生活，我不信任這希望的謎。不再做謎的夢了。我怎樣呢？我預備滅毀。

我像抱了一個絕大的決心。迤邐地走出門去，我暗暗地向那門口告別，永遠的告別，我不感到我有怎樣地痛苦，也不感的有什麼可憐惜的事，我明白生活到了絕境的時候，唯一的抵抗便是毀滅。

但是我又想來了。滅毀——如果有毀滅的價值。儘可去毀滅，可是我現在對我所抱的決心，是一件有價值的犧牲嗎？不是的；我是因生活的阻難而要避免麻煩的繞纏才決斷去做這一件犧牲的事情，那末對價值的意義上講，離得太遠了。

『不做了』我毅然撤回我前抱的宗旨，一直衝過了橫闊的馬路，胡亂地走了一程。

「到什麼地方去呀？」我自己笑問自己。

當我在遍看那些空忙的人羣時，我的肩上覺得有一件輕微的物件在壓着我。我敏銳地回顧我的頭來，才看見有一個人，在猶疑地認我的臉。也許他見我所穿的服裝又這樣的特別，所以他的臉也表現着驚詫的神色。

「你是道明嗎？」那人問我。

「真是你是誰呢？」我驚詫。

「怎麼你會把我忘記了？」

我審視他面部的輪廓，我記起這個人了，可以他不是我的同志。

「你是程增賢嗎？久會了。」我淡淡地說。

「真是你……」他說到這裏，又在打量我的衣服，好久他接着說道：「你

沒有事嗎？」

「事情當然有的，不過在你的目光中認為是一個卑鄙的職業罷了。」

「唔——工作總是一樣的，但你做的什麼工作呢？」

「拉黃包車！」我爽脆地說。

「別開頑笑了。」

「誰哄你，此種生活，我過了半年了。今天因我不舒服，所以我不拉車。」

「真的嗎？太可惜了。」他輕視地說：「這樣吧！我們總是同學，我現在H W公司中當經理，正要一個會計員。你到可以去嘗試一下，無論怎樣比拉車子好得多。」接着他又高昂地一笑，他儼然擺着經理的架子。

他這一種神情的表露，我大為不滿。

「不，我還是拉車子的好，什麼感到自由些。」

「這太笑話了，你當會計員，當然也很自由的，除了你所負的會計責任之外，誰來干涉你的自由呢？我們又是同學，什麼事都能商量的好吧！別再推却了。現在隨我到公司裏去吧。」

他說到這裏，很高昂的把他的手臂一揚。接着便有一輛黑色汽車駛到他的腳邊。

「來吧？我們同坐車子去。」他得意地說：

「慢！我說。『我還有些未料的事，明天我來。』」

『很好，明天我等着你呢。』

他給了我一張卡片，留着他公司的地點。然後他驅車去了。

論理我該慶幸這次的幸遇，然而，我不，我並不爲了怕做職務，事實我怕受職業的侮辱，那個同學，一向很自負的人，我不高興在自負人的手掌中屈辱我的人格。

這也許是我過慮了，我不能依我主觀的推測決定他的爲人，也許我是一種心理作用，以爲我自己做了這可卑的職業，對人家無意的一舉一動，就會猜疑到他在輕視我了。其實他並沒有什麼輕視的舉動，倒是確實的來給我一種極大的幫助。我現在神經敏銳地嫌疑他，未免太冤苦了他忠友的誠意，那末我應該去呀。

哈……我有什麼不能料的了，事呢，反正是一個人，到東也好，到西也好，除了我本有的事業責任之外，什麼事都可以丟之霄漢。

是的；我祇要明白我的職業，並不是全爲看我生活而職業的。我爲大衆而職業，爲社會而職業，如果在職業上不損害於大衆，以及社會我願屈辱我的生



活甚至屈辱我的任何一切。

對啦！那末我應該去做了。

×

×

×

×

虛榮性在我們青年是免不掉的，我爲着身裝上的打算，不能不想設法一件體面些的衣服，因爲我有一件體面些的衣服，在前幾天的病中送到當舖里去了，我爲着這件事躊躇着還沒有決定我的去志。

時間已擱到下午了，我還在呆呆地胡思亂想，心里老是在想解決一件不容易立刻解決的事情，所以連老四回來我也沒有覺到。

這人確是富於熱忱義氣的，他像知道我的心事一樣。

『周先生，你今天去見貴客，上生意我想你該把前天當去的那套洋裝贖出來。』

『唔……』我說。『可是——』

『如果你錢不湊巧，』他見我遲疑的神情。接着這樣說：『我可以借你。』我微笑着，一面又感到侷促而不安心靈的感激連話都說不出口。

當我接了他的錢，就把那套衣服取了回來，這時在決定我的去志，今天的走路我覺得格外健爽了，沒有多少工夫，我已趕到H W公司的門口。

那位同學他總算要好，殷勤地接待我，把他公司中的一切情形，很細緻的告訴我聽，然後我開始着工作。

歸來時，我打算着寫信的稿子，因為我要把這情形報告秦小姐知道。

×

×

×

×

每日除工作之外，我又去奔走關於我理想的事業，這也許是一種幸運，我已找到了幾位同志，並且他們對經濟上也有相當的助力，他們預備去拉攏資本家，但我却不以為然，我並不是不願與資本家合作，因我怕資本家操縱我們，對勞工不能得到實際的幫助。

程增賢對我所理想的事業，也很贊同，並且他也願加入做個執事者，雖然他在興奮時候總是這樣說，可是在我平日觀察他的實際態度，竟不像是一個幫扶勞工階級的人。

現在我已遷至LH路F邨居住了，那位窮相知——賣油條老四，對我非常留戀，我也對他非常難捨，所以我和他同住了。

有須朋友，以為我和賣油條的同居一處，未免失去了我的身份，但我絕不以為是這樣的，因為我對階級和職務不分彼此的，何況他又是我的患難知音呢？

Y紗廠中的工人，舉行大罷工，因此那位妮妮和何老頭子到我們公司里來了，對於他們間的關係我還是第一次知道，聽同事們講起說老程和妮妮談上了戀愛，不一定在最近的一兩星期中要舉行訂婚了。這件事我暗地里替老程提心弔膽，因為老程是有婦之夫，而且他的妻子又是一個才貌俱佳的女子，但妮妮是什麼人呢？不過是善於媚眼的一個珍貴風流的裝飾品，他和她如欲結合，真是他不幸的遭遇，也許他不知道妮妮過去的浪漫歷史吧。

當何老頭子和妮妮走過我的面前時，他們曾驚駭的望了我一眼，尤其是妮妮她好奇而深思地呆視了我好一會，然後他們走進經理室去了。

『那何老頭子和他的女兒到這里來，確是爲着他們工廠里工人們罷工的事情嗎？』我隨口問一個上年紀的老職員。』

『是的，他們昨晚也曾到過程先生府上的，事情他們對待工人太苛刻了，』他回答！

『這是因果的報復，但程先生答允幫他們的忙呢？』

『當然答允的——怎能不看妮妮小姐的面情呢。』他答。

『那老傢伙難道還不夠對付這般工人嗎？』

『現在很麻煩，因爲他從前認識的日本老闆死了，他完全靠着外國人的牌頭才有力量去壓服這班勞工。』

『那末程先生有什麼力量呢？』我沉思了一回問。

『當然也是日本人而且那個日本人非但有才，並且有勢。』

我冷然地把那話仔細地辨味着，忿怒的火燄融融地在心房中燃燒。

『老程伴着他們出來了，那妮妮親熱地喂在他的肩下，含情的一對烏黑眼珠下露着愉快地媚笑。那何老頭子，聳着他的雙肩滿意地走過我們辦公室。』

我壓制着我憤怒的火燄，靜候他們掠過我眼前之後，我憂慮地沉思着，預備了一套很忠實的話，想去勸告老程，但是我候到黃昏的時候，還沒見老程回來。

今晚我沒有預料到我寫日記的當兒有這樣的憤怒而失望，雖然我的理想也太屬主觀，太信任老程，是我們好青年中的一流的人物。竟遭到了那種莫名的刺激，可是在我的本身，也算却了一個對人忠告的責任。現在我回憶起來，感到極度的煩悶，可以我須要發洩，藉此也可減少我一點憤怒。

辦公時間還沒到，我已到公司里去了，我的意思，如果老程早來，我要忠實地勸告他一下，我相信他一定能夠聽我的諫阻，可是事實不能迎合理想，我感到非常沉痛。

他在下午二點鐘來，我走到經理室去。

「今天有事嗎？增賢！我問！」

「是的，就是爲着Y紗廠罷工的事，很麻煩。」

『他們請你去排解嗎？』我問：『有好的結果沒有？』

『經我們磋商以後，得到一個辦法。』

他微笑地很得意的樣子，在他的神情中似乎表示他的辦法，一定有良好的結果。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我着急地說：

我預備把煽動罷工風潮的工頭或私刑或官做，再里面激烈的工人拘起來，如果他們再不肯復工的話，紗廠預備暫時停業，並預備疏通當地各工廠，不容納那班倒亂的份子，讓他們沒有飯吃，才知道我們的利害了。』

他眉飛色舞的告訴我，凝視着我的臉，好像等候我贊頌他的好辦法。

我冷冷地望了他一眼。

『我先得問你，他們罷工的原因在什麼？』

『當然爲了加工錢。』

『我聽說他們要扣工錢，以致引起這罷工的風潮。』

『這也不能怪他們，總之那班工人實在太可惡。』他說，他舉起他的拳頭。

在桌子上忿怒地擊了一下。

『這話太可笑了，工人有什麼可惡呢？』我說：『他們把他們的勞力來獲得到生活上些微酬報，還要看飽工廠老闆的鐵臉，他們縱然像牛馬一樣的工作着，老闆們也不見討好的，現在他們非但不體念工人們的生活，不想優待他們，倒反去扣他們的勞資，他們已豐衣足食，還不能滿足他們的揮霍，難道勞工們把血汗換來的僅夠維持他們苦生活的勞資，倒願意給他們扣去嗎？如果他們每天減少一點揮霍，也可撫卹勞工們一次滿足的工資，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地位以及他們生活上任何的舒適一切，都是勞工們血汗給他們造成的，而他們反以勞工們仇敵與奴隸相視，太把同類的生命當兒戲了，我想你是一個富有理智的好青年，又是商場中的中心份子，不應助紂為虐，參入他們殘暴的戰線上，想出那種殘惡的辦法，你還以為那般勞工們不夠受苦嗎？』

他似有羞慚地沈思着。

『你別唱理論的高調了，這是事實上利害上的問題。也不能算刻苛那班工人，事實他們橫蠻無理，往往要求廠主們加工錢，甚至他們會暴動，以及種種

危險的事情做出來，所以在廠主們的地位，也有不少的爲難。在廠主們的地位上與利害上着想，不能不予以相當的應付，否則他們恣意橫行，在廠主們的立場上怎能抵擋呢？這不但妨害整個的商業情形，而且妨害整個社會的安寧，你也是個富於理智的青年，難道對這一點還沒有注意到嗎？

『這也許是一種事實，可是工人們不能同日而語的，如果我們放平了眼光公正地觀察那班廠主和工人們的立場，便能了解到他的生活與力量，廠主們可以操縱一切工人的主權，在他們規定的命令之下，奔走着牛馬的生活，他們爲着生活的重壓，在事實上無反抗變幹的能力了，縱使他們有反抵，這也是他們受着壓力的反映，無論如何，一個人發現自己的生命將要被人剝奪的時候，他必有一度告絕的叫聲，現在他們的廠主要剝削他們的勞資，當然無異剝奪他們的生命一樣，一個人所以在某種環境下有的寧願屈服，就是爲着他們生活，如果一個囚徒知道已經判決了死刑，他當然不顧什麼法律，要來一次狂暴了，然而在旁觀者一定知道他的內心是很慘苦的，現在Y工廠里的罷課工人，與臨刑犯徒有什麼兩樣呢？而且他們的罷工，是一種合理的要求，因爲在工



人的地位上講從推派代表的請求失了效力之後，唯此沒有什麼方法再可以對待資本家了，就是要對付工人，也極因有適當的方法去從中斡旋才是真理，如果像你這樣的對付太不人道了，我請你聽我的忠告，趕快撤回你的主張，改換一個和善的方法，再去排解這件糾紛。」

我說着，眼不轉睛地看他，希望他給我一個好答覆。

「你總是這樣的唱高調，理論與事實根本兩樣的，你不知道利害，怎能知道我們實際上的事情，我早打定了這個主見，並不我不聽你的忠告。」

「就是，我算不明事理，那末你在客觀的地位上也不應該去幫助他們。」我固執地說。

「不呀！我和他們快成親戚了，自己人，那有不幫忙之理。」

「將要成什麼親戚呢？」我假意地問。

「你不知道嗎？這位妮妮小姐要和在兩星期訂婚了。」他得意地說。「那時我還要請你吃喜酒。」

「要討饒的，但是你有嫂子呀，而且又賢慧，又有才幹。」

「這沒有問題，我是經她同意的。」

「唔……」我明知他在撒謊，但我不便多問：

「這不是很好嗎？老周！」他問：

「這也未必。」我淡漠地說：

「爲什麼？」

「你知道這位妮妮小姐過去的歷史嗎？她的爲人以及她性情能力上的一切……」

「當然明白，否則我怎會和她談上戀愛。」他搶着說：

對於這一點我倒不願去審詢，因爲成敗在他私人，他走在狂戀的迷途上，不受刺戟，他永不會清醒的，雖然我對友似乎太不真誠，可是我並不見難不諫，因爲固執地和他爭論，我和他要引起更深的惡感，可是我想到他對付勞工有這樣的辣手，我又憤怒了。

「總之你不應替他們想出這一種殘酷的對付辦法。」我提高了聲音說，「我爲着未來的戚誼上着想，決不能聽你的話，什麼殘酷不殘酷。」他說

時，似乎很冒火。

『成誼之情是私，你不能以私誤公，失掉你對人的信仰。』我高聲說：

『什麼私，什麼公，知道利害才能生存。』

『你既不知私，公，便是辱沒了你的人格，你不能依懶後盾，不近人道的擅斷妄作，這有什麼榮耀，反正是可恥的事。』我憤怒地說：

『可笑，這又不是工人，關你屁事，爭論得這麼沒有價值。』他拉長了臉，冷冷地擺着經理的架子了，佯作不睬地，看着辦公桌上的報紙，眼睛閃爍着冒火的光。

『這是沒有價值的事嗎？你這種不帶毒害許多工人生命的辦法，無論一個旁觀者都會憤憤不平，何況我是你的同學，更須要有仗義的責言，來忠告你的一切。』

『像你這一個同學，我寧願沒有，如果你意氣不投的話，你可以離開此地的，我認爲可行的主張，別說你不能來阻止我，就是換一個頭上生角的人，對我也無可如何。』他高聲地說。

『像你這樣的行爲，我也不希罕屈留在此地，可是你別糊塗了，不要以爲現任的地位，便是你永遠的立場，將來就是你單爲一個小狐媚也足夠使你受用了。』

『什麼小狐媚，你侮辱我愛人嗎？你這不知恩義的人，快滾開吧！』他臉漲得紅紅地說；在他盛怒的情況下，我就認出了他猶狎的真面目，我怎能認受他呢？於是無謂地搶白了一頓，我奔出了公司的門口。

這影象留給我很深，刺戟也變得很重，當我睡眠的時候，還沒消失我的憤怒。

x

x

x

x

『今天是不能到公司去了，』我想，然而我並不以此失業而引起我的苦悶，我從昨晚到現在，沒有一刻不在憂慮，但不是憂慮我的生活，以及慮着關於我生活上的一切，我在憂慮那班工人們將要受到如何殘暴的結果。

我沒有力量能夠排解這件事，同時我也沒法挽救那些將要受害的工人。因我沒有得到一個挽救他們的方法，所以我始終憂慮着。

果然我傳到一個關於工人們不幸的消息，幾個工頭以及許多罷工的要份子，一夥兒都被他們拘禁了，紗廠中秩序亦恢復，無知工人都繼續在做着工作了，對此我既憐他們的庸愚又憤怒何老頭子等的殘暴。然而有什麼用呢？不，這也是一個刺戟可以砥礪我的精神，我現在更認識了社會中的一班，於是我對救護勞工的事業更要努力了。

我像注射了一針嗎啡針一樣的興奮，我在馬路上狂奔着，去找遍了前幾天願意參加的熱心同志磋商怎樣籌備成立一所勞動救濟的辦法，深夜時我才回來歇息。

人家以爲我沒有職務，很替我乾着急，尤其那個同居的老四，他很恐怕我重走拉車子的路。但我却絕不以爲憂慮，如果我爲着生活的驅迫，重踐到拉車子的路上去，我也願爲，我不是爲着生活而生活的，我是負有相當的使命，本着生活興趣的事業而生活的。如果對我未來生活上毫無價值的職務，就是找長久的或永遠的享受着優良的習慣，但是我決不以爲滿足。

我估計有以前工作的酬資，還夠我半個月的應用。於是我略略放心了些，我預備在這兩個星期中，再加以努力的去奔走。

「天無絕人之路。」我想雖然這話太屬於迷信，但是也含有哲學概念的。一句話，一個人在危急中，不去努力地找尋你的出路，雖然有路，也不會跑到你面前來的。如果他努力，就是沒有路，也有路走的希望。因此我仍然繼續奮鬥。從午膳以後，我就走出我的宿舍了。

從我進了H W公司之後，許多朋友都像從前一樣的接近我，現在我又失業了，怕他們仍會冷待我嗎？

我想定了較爲知己的幾個朋友。我跑到他們的工作處去。

半日奔走的結果，沒有得到確實職務的把握，把剛才的一股勇氣，減少了不少。

我深信有一般聰明乖巧的人，一定在批評我的愚魯倔強，也許有的在說我不會恭維人，是的，我是這樣的人呀！可是我有我的意思，而且我的自信很強，所以我不願去學那些朋友乖巧的謀事手段。我認爲做事，只要有才能，我以才

能對工作，何必去恭維人家。

這是一個再好沒有的機會了。我應該怎樣去感謝達人呀！他替我找到一個事業中心問題上的幫助者。是一位姜忠憲老先生。他是個樂善好施的財主，我有了他的幫助，對設立勞工救濟院的事，有希望解決了，當我會晤那個老善主時，我多麼興奮呀！他對我說：

『先生是個好青年，你能設法救濟勞工，實在是耐能可貴。』

『老先生過譽了，扶助弱者的生存是我們應有的責任，然而有你這樣的熱心幫助，我代勞工們非常感激，並且成功的希望更見濃厚了。』我微笑地回答他。

『這也算得什麼一件事呢。我平生對於勞動者非常愛惜，所以我對周先生這一種義舉，我極讚同。』

他微笑地捋着他的鬍鬚。

『這經費是先決的問題。你們預算要多少才能舉辦。』他又接着說：

忙！』

『我們預算沒有五萬元不能成功。』我喃喃地說：『老先生願意幫多少

他沈默着，似乎在估計他的產業來決定他的捐款數目。

『我有一萬元好幫忙，並且我願負責再募一萬元。』

『這好極了，於此可見老先生的熱忱高義……』

我興奮呀！我心坎中從未有過這樣的快樂，我對這位老先生的感激，真是沒有什麼能夠表示了，當時我們又磋商着關於此種事業的計劃，決定籌到實數款項後先覓相當的地點，以及怎樣設施的方針。達到切實的扶助勞工們的生活。

我興極一時，把我任何艱難的一切置之腦後；因為我將達到目標生活上  
的事業了。

當我在歸途中，我的快樂，幾至忘形。那時已黃昏過後了，皎潔的月，微笑着地  
伴着我，牠似乎在慶賀我的成功。

『老四！現在你該慶賀我了。』當我走進宿舍時，劈口就對他這樣說：



「你發了財嗎？」他驚奇地問。

「不，就是發了財，我也不至於這樣的快樂，這件事，如成功，比發財還要快樂幾萬倍哩！」

說着我笑了起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快樂攪動我的心房。

「怎樣一件事啦。你這樣的快樂。」

「我告訴你吧！我一向諸有的大事業，在最短時期中可有把握的成功，你說快活嗎？」我愉快地說。

「哦！這是我該慶祝的。」

於是我把今天的經過情形，在我記述的時候，詳細地告訴了他。

×

×

×

×

生活雖然日迫眉睫。可是我終天坐在房里擬進行的計劃書，因為對外的工作。有那位慈善的老先生以及幾個熱忱朋友擔任了，我想秦小姐在香港，一定也有相當的成功。如果她一回來，此事立刻可以實現了。

我決定適合於勞工者實際的設施，預備在勞工救濟院中附設勞工免費



我估計姜老先生的捐款以及他代募的與朋友們籌到的款項，不下三萬了，於是我渴望秦小姐早日歸來，一定可以成功了。

我接到秦小姐的信了。她說一星期內可以歸來，並且她說已籌到一萬三千多的款子。於是我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雖然沒有籌到我們估計中的巨款，但是也可以成功了。所以我除愉快之外，希望日子縮短一些，甚至希望牠立刻走過兩星期，那末我既可成功一樁目標中的事，又可以常和秦小姐會面了。

今晨好像有一個歡喜的影，時常追隨在我的左右，當我爬起床來，便覺到莫名其狀的快樂，我的口里老是在哼着得意的歌曲，這也許開展我生命史上第一個快樂的日子。

『她現在怎樣了，見了我她又會怎樣地快樂嗎？是的，她一定有歐洲女子的習氣了。在那兒過了好許日子，在各方面的環境中一定會同了化她，也許他不會把我當一個知音了，她不會的，她是超越於普通的女子，她是一個時代』

典型的新女性，她有她的好性格，永遠不會同化的，我相信她，——我相信她。」  
我坐着，在胡亂地想，如果沒有老四來提醒我，我怕會誤了去接秦小姐的  
時間。

我高興地走出門去，在熱鬧的馬路中，神情更似興奮了，我兩腿長了很大的力氣，向前面平滑的馬路上衝過去。

碼頭上擠着不少的人，車聲和人聲雜亂地打成了一片，我找到了她的弟弟秦觀，便和他擠進人叢中，望着黃浦里行動的船隻，滿臉熱烘烘地像火一樣的燃燒。

來了：那條三個大烟囪的輪船，像一條巨大無比的鯨魚，從江心游過來，我伸長了頸項，滿意思第一道眼光就接觸着她。

船漸漸地靠近碼頭了，在甲板的左右都站滿着人。我漸漸地辨出男女的影子了，便全神貫注地凝望着。

我遙遙地發現一個戴白邊帽子的女人，舉起一條手，似乎在招呼我們。她穿着白色畢機的西服，亭亭然在人叢的中央，更顯出她的嫵媚風度來。

「是她嗎？」我問她的弟弟。

「是的。」他就快樂地舉起一條手來招呼。

我啊！我反像着了電一樣地麻木了。興奮的情緒好像不容易在此刻發洩。我及見那條船靠上碼頭了，我在驚醒在高熱度的興奮情緒驅策。我的臉更紅得可觀了。我高喊起來：像孩子看見久別的慈母一樣的高喊！

「秦小姐——秦小姐！」

我竟忘了她的弟弟在我身旁，我拼命從人潮中擁進去，搶到她的面前。急得連半句話都講不出口，我祇是對她笑，她伸出一支手來給我握着，我奪過了她手中的手提皮箱，扶她跨到碼頭上來。那時她的弟弟也挨進來了。於是我們一起擠到馬路上，也沒有心緒講什麼話。雇了汽車直駛到她的家里。

她果然帶了些歐風的習慣，可是沒有改變她固有的性情，她對我仍然很親熱，可是她的說話更伶俐而清晰了。我注視她的臉，覺得她風神飄逸含着歐光的丰采，她在溫雅的舉動中充滿了活潑的神態，在恬靜的姿態內流露着英敏的氣慨，她似乎處處表示出她高見卓識的新女性一樣，在這時我再也不能

壓制我愛的火焰了。我感到接近她一步，神情更是煥發。

『秦小姐我怎個樣渴望你回來啊！』我含情地說：『可是現在終於被我盼到了。』

『是的；周先生！我每天祈望着能早一天回來，可以早成我們的事業。』她坦然地說：

接着晚餐了，她們留住我，於是在席中，她告訴我關於她的經過情形。她說：這次籌到的款項，對她個人是毫無功勞的，大部份的力量，都是她的叔父，因為她的叔父，爲着這件事，幾度的奔走，費了許多心力，才捐到這項巨款。所以她每天得暇讀書，也沒有出過什麼大力，並且她又問我籌到此項巨款的經過，以及我怎樣的計劃。於是我詳細地告訴了她，可是對我個人的生活情形，沒有談到一句話，雖然我知道她不會譏笑我的，但是有她的母親和弟弟在，我羞於提起。是晚我們談到兩點鐘以後，我才回宿舍。

×  
×  
×  
×  
當然我不能不准守昨晚的約，當我吃過早餐，便到她家里去：

她已改換了服裝，穿着密黃色的夾旗袍，微笑地迎了出來。

「是不先去見那位姜老先生。」她劈口就這樣的問我。

「是的；我們先見了他，可以請他引見各紳士。」我說：

我們沒有耽擱一刻，便到姜公館里去，然後再由這位老先生，領我們去見各紳士。

在歸途中，我又得到意外的安慰，那位姜老先生，要聘我在他新辦的S實業公司中當經理，於是我快活地答允了他。

×

×

×

×

這是我開始新生命的一天，我進了S實業公司以後，我忙於擬着公司中的計劃，所以沒有到秦小姐的家里，她大概被什麼事纏住了脚，所以也沒有來看我。

對於勞工救濟院的一切，大體已定，決在I S M路那邊的公地上，造起平屋來，因為這救濟院不必有華麗的裝璜，而且靠數萬元的數目，也不夠造什麼高大的洋房，我們一切重於實際的，所以並不以美觀來糜費有限的金錢。

秦小姐匆匆地來了。我第一次看見她這樣的興奮，她笑盈盈地坐在我的辦公室中。她見我在工作，所以她默默地翻閱我寫字枱上的報紙。

「有什麼好消息報告我吧！你這樣的快樂。」

「你做完了工作再告訴你。」她把頭一扭，清澈的眼球向我一轉。好像含着一件極度的神祕事情，在她的表示中。

「我沒有事了。你說吧！」我催着他。

「我從周達人那兒得到消息。就是那個何可道和程增賢均遭暗殺，他的女兒妮妮失蹤，你說奇怪嗎？」她認真地說：

我怔往了半晌，才呆呆地說：

「你沒有弄錯嗎？」

「不會的，現在這件新聞差不多過路人都知道了。」

我除悼惜他們慘遭毒害外，心靈更爲程增賢痛苦。

「這是他們的果報。我們也不必爲他們悼惜，現在我們走吧！我們到IS M路去，看那些工人們蓋造救濟院。」她如無其事的說：



我沉默了片刻。才點點頭。

「那末我們走吧！」

勞工救濟院的地址和蓋造的計劃，都是那位姜老先生負責的，今天是開始工作的一日。所以我對她的提議很表贊同。

這地方是個荒僻的原野。附近有幾家小小的村舍，我們盪盪着清涼的風，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我們的胸襟覺得在盡量地擴展。於是我們才嫌卑都市的塵俗，郊野的美麗了。

我們踏着田隴，參閱着周圍的景物，心田間更是無限的愉快，距我們四五十步路的遠近，在一片荒地上聚集許多勞工者，他們在忙着工作，在每個勞工的舉動中，個個都充滿着愉快的精神。

「看啊！他們多麼高興。」我說；

她微笑着。

「爲了保障他們將來的生活，他們自然會這樣的高興哩！」

「這可算我們勞力築高的成績嗎？」我問。

『可以算的，但對我是毫無稱功。』她謙虛地說。

『我和你不該有這樣的謙虛。這話似乎太把我們的感情疏遠了。』我說時很注視她的臉，靜待她的回答。

她微微地紅着臉，這樣嬌羞的姿態激引我無窮的愛慕，我覺得在我全身中每個細胞孔里都充溢着熱烈的感情，我見她微笑地不回答，便時時唔着說道：

『你可謂時代典型的女性。我非常欽佩而羨慕，並很滿足我的幸遇。』

『言之太過了。像你那樣剛毅不屈的青年，我真慶幸我的認識你。』她低了她的頭，輕聲地說。

我親熱而又誠摯的走上了一步，在她的面前低低的說：

『今日我才敢放膽說了我……我愛你！』

她羞嗇地閃了我一眼，她的臉更紅暈了，她的聲音似乎低得沒有一樣，我似乎聽到細的音屑爬進我耳孔中，她說：『我……我也愛你！』

於是她慢慢地移動她的手，給我握着，我倆相視着各報了一個默認的微笑。

（完）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脫稿於華夏

「夜  
汐」

著 者 史  
作 者 虹  
出 版 者 波  
發 行 者 波  
經 銷 處 正

史 虹  
波 濤 出 版 社  
波 濤 出 版 社  
正 言 出 版 社  
福州路三四二號  
聯 江 書 店  
聯 合 書 報 社  
勵 力 出 版 社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